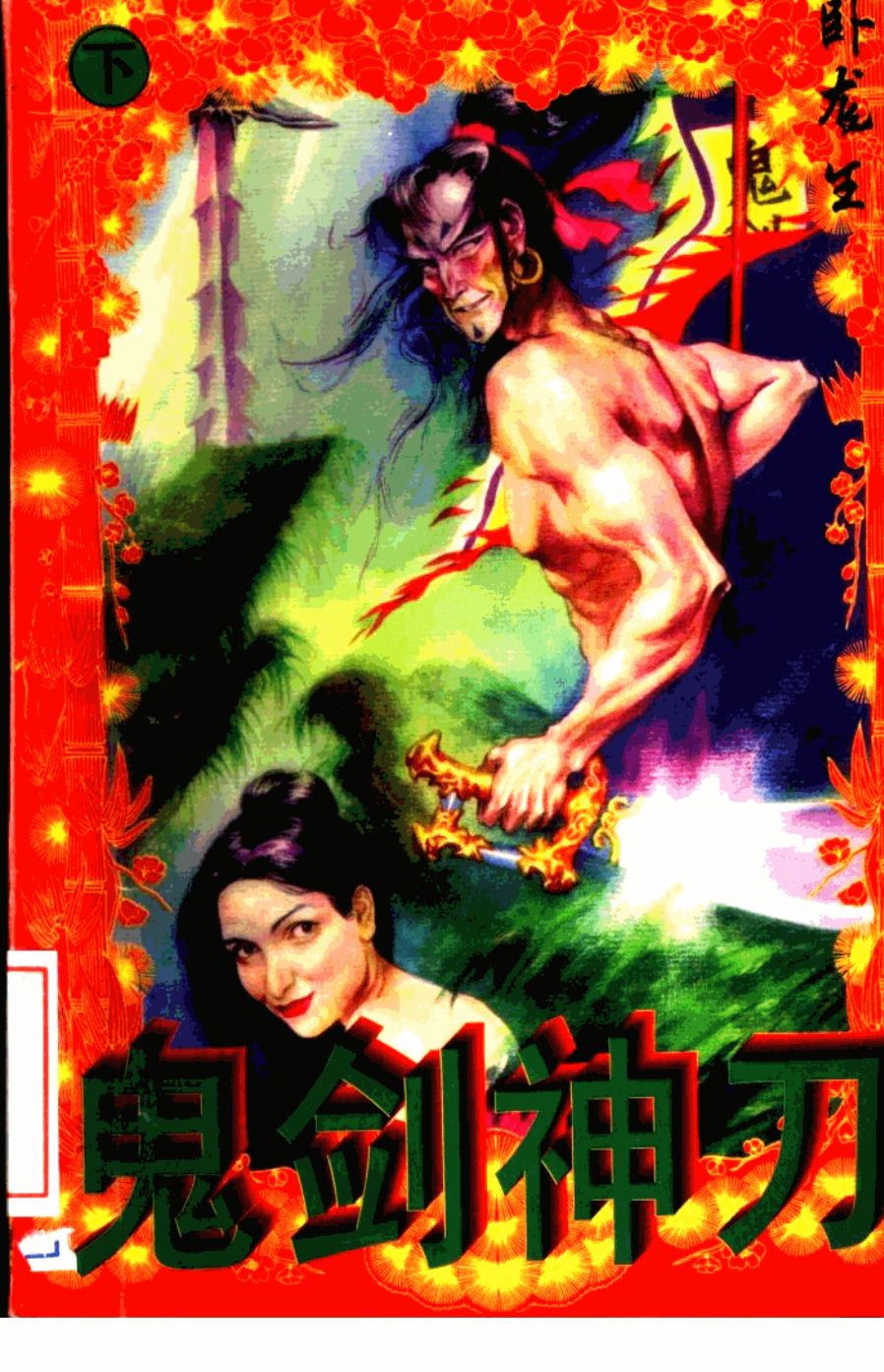


卧虎生

下



鬼劍神刀

目 录

一、	南侠	北盗		(1)
二、	慧眼	盲目		(19)
三、	羌酒	蛇毒		(77)
四、	强汉	弱女		(97)
五、	郡主	奴才		(114)
六、	鹿女	鹰童		(134)
七、	热血	僵尸		(166)
八、	妖娆	英俊		(185)
九、	鸟角	白翅		(205)
十、	采色	采莲		(232)
十一、	山魑	山神		(266)
十二、	龙泣	龙吟		(290)
十三、	官差	女贼		(315)
十四	红唇	兰烟		(354)
十五、	蠢谋	绝计		(380)
十六、	逃犯	新郎		(392)
十七、	亲人	仇人		(428)

十八、小妞	老鬼.....	(448)
十九、冤仇	情爱.....	(476)
二十、童子	圣医.....	(493)
二十一、真贼	假尸.....	(520)
二十二、红粉	骷髅.....	(536)
二十三、冷月	寒星.....	(574)
二十四、火箭	竹楼.....	(588)
二十五、恩师	叛徒.....	(619)
二十六、童真	童贞.....	(636)
二十七、血菊	墨菊.....	(651)
二十八、菊剑	竹剑.....	(675)
二十九、雨中	雾中	(689)

宽，特别是末端尖棱的部位，似若大拦剑吞，一进府，他就显得有几分木呐，不言不语；脸上更不见一丝笑容。

剑仙沙碧月，三十来岁年纪，谁都知她，立誓不婚不嫁，终身以剑为郎；如若剑真能为郎，那她是个不负之女了，因为腰佩六把短剑，左三，右三，全悬在她臀腿的两侧；她的六剑全是蓝鞘，却又浅深各异：

左三剑是“冰蓝、粉蓝、淡蓝三剑；

右三剑是：湖蓝、宝蓝、碧蓝剑。

西门啸谷人称“剑神”，自是剑中至尊，带的一把剑通体混然的一片白，恰似白玉雕成一般。其人如剑，一副素淡平生的神态，大有几分超凡脱俗的“神”气。五绺长须不风而飘，褐布长袍不动而逸。

武勋自己身边带着一枝菊剑，那是因剑吞之处刻有一朵菊花而得名的。

武勋的身边陪着的有他的甥侄，蓝翎侍卫长杨飞，也带着一剑，武象雄剑。

本来武勋兴致很高，难得请来了“四大剑客”，想让他女儿武苇苇见识见识，以广见界。岂知闺阁中答出话来道：郡主一大早就上了弥须山踏云去了。

剑王汪毒水叹息道：“早闻郡主雌剑已成大家，无由拜识；可惜，可惜。”

各人也都拍马屁式的一通感叹。什么“良机难再”、“菊失其华”之类地，都是一番没见会武郡主的剑龙，乃终身大憾的意思。

武勋爱剑成癖，爱屋及乌吧，对这批剑客也十分尊重，连连把盏劝酒，想把那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冲去。

酒过三巡，各人都有些微熏。

剑王汪毒水抚剑而起曰：

“昔人弹剑而歌曰：‘长铗归来乎，食无鱼’；今我弹剑而歌曰：长铗归来乎，食无色？”

剑神西门啸谷知道他一贯疏狂无度，连忙解嘲似地说：“水弟所言差点：秋菊盛开满园都是春色，胜似春色，怎曰食无色？”

汪毒水吟吟一笑道：“谁不知武王爷乃菊中君子，菊中至圣，满园菊色唯王爷之色，我等岂敢分夺甚爱！我所曰‘食无色’，乃无剑中之色也。”

岂知言刚出口得罪二人。

剑痴李若愚抚墨剑长吟而起曰：

“剑乃武中至圣，玉亦本色，黑亦本色，蓝亦本色，何谓无色？剑之黄者病色也？”

那一句话把个剑仙沙碧月激得更怒：她原本最恨人谈起“色”字；并非因为生得丑，她虽然不算惊鸿落雁之色，却也冰清玉洁，端庄自秀，特别是当她闻歌起舞之时，六剑飞绝，可叫天下巾帼让色，可使花羞月闭而自愧无容。然而却因有许多文士武夫不自量、自度、自比，贪而求之，自视甚高的沙碧月，拒之门外，这样把他们激怒了！

于是有人说她“石女”，有人称她“色盲”；

她便闻“色”而怒了。

居然，狂妄剑王，当她的面而曰“剑食无色”，她心中暗想，若不趁今日论剑教训于他，却又更待何时？

她正待开口，却见剑王斜睨剑痴，长剑持悬道：“黄乃色中王者，痴兄何固病我？”

剑痴原本不善言，但一至论剑，言语滔滔如潮而出：“剑之墨者，为电、为雷、为霹、为雳，为一切剑光之精魂！何有更王于我者？”

剑王汪毒水持剑一震，功力所摧出，剑出半鞘，黄金之光耀四射，有如秋风乍起，一股热气向剑痴李若愚逼去：

“江上驰马闻剑说，剑痴大名震河朔；

都道剑光如飞雪，剑马剑客一团墨！”

汪毒水念了这四句不知是颂抑或是嘲的诗句后，断道：“菊酒论剑就先论剑光可好？”

李若愚早已提剑，把于胸前，那墨剑也腾腾升起半鞘；若只看那剑身，果然如炭如墨，然而刹间，墨光散出有如电光四散；

墨色莹光与黄色金光堪堪敌住，已成凝练之势！

剑仙沙碧月娇叱道：“但听江湖人道：‘毒水横流，予生无求’，原来剑王仗的就是这黄光毒水，沙碧月领教了。”

言毕单手一勾：水蓝、粉蓝、淡蓝三剑出鞘，三剑离手只在双手之间翻飞，如蝶之舞，翩翩洋洋，蓝光耀眼，早把剑王的黄光化得萧萧然，黯无颜色；

此时，若王剑再不出鞘。汪毒水的一身大穴都在沙碧月剑光的网幕之下，而且那剑仙莲剑，乃已达到了剑随意发的境

地，只要她心头一怒，离手剑当即应心飞出，汪毒水那时想自救亦难；但，此时王剑若要出鞘，那就有一句话应他出剑的狠毒了：

王剑全锋若问世，不见飞红不还槽！

今昔何昔？今昔乃王爷逸兴所至，请来这四大剑客、来王府论剑助酒；再怎样的大内高手，谁敢说不是皇家奴才？任王剑汪毒水是狂剑客、傲剑家；剑若出鞘意饮何人之血为终？

倘若空剑还槽，那么他这一生所闯下的名头岂不要在今日而终？

其时出剑，还是不出剑，汪毒水的情势，委实尴尬已极。

那王爷武勋，人称“江湖帅”，哪有不知这段典故的理由？但只见他面目含笑，就像对剑仙的挑战视为戏谑一般，全无什么反应。

剑痴原对剑王的狂傲就十分不满，见眼下剑仙撩他出剑，心中暗暗得意，心想：今日如果你汪毒水出剑，管叫你空剑还槽；你那一柄王剑若想伤人，我这墨剑，定不答应！

只有那剑神西门啸谷，平日就是和事佬一个，此时见沙碧月定要和汪毒水较剑，白剑一抖，长穗如花，笑道：

“沙姑娘蓝剑如花，离手翻飞碧水无痕，堪称当代一绝……”

沙碧月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：

“谁不知道你西门老头儿白剑无色，谁要和你玩儿？今天谁弹铗而歌，求色求偶，我就遂他的意，顺他的心……”

她言出意驰，那三柄蓝剑已如飞花恋蝶，翩翩然向汪毒水

飞去……

那情景，貌似戏耍，实则杀机沉沉，倾刻之间便是血飞人亡！

至此汪毒水已顾不得如何收捡后事？铿然一声，王剑作金龙长吟而出鞘。

好王剑！就这出鞘一招，但见遍地光华，金光布空，把那三朵碧蓝的剑光活生生地逼回沙碧月的身边而去……

沙碧月冷冷一笑，另一手一勾，哗的一声湖蓝、宝蓝、碧蓝三剑出鞘，立即并入他的剑网，向汪毒水的金黄长剑夺回半壁彩虹！

剑痴李若愚，早已技痒，大呼一声：

“王爷雅兴，痴剑若愚，凑上一角，聊供一笑。”墨剑出鞘铿铿，乌莹莹的光辉夺回了三分之一的碧空。

剑神西门一声长啸，也只好白剑出鞘，分开了以二敌一的不公平的局面，挑开了黑剑，叫道：“李君剑幕出神入化，与君对舞，以供王爷一笑。”

其时只见大剑临空，光分四色，乌白蓝黄时即时离，剑锋交处星火点点，剑光困处泼洒难入……

这时，正是满园菊开，黄云白雪，姹紫嫣红，若是平时，别说大剑临空，仅只要一剑出鞘，那剑威煞气，怕也要把满园菊花摧得香消玉殒，灰飞烟灭，奇的是，此时任你一柄柄江湖名剑，剑风如雨，却不见有一丝菊瓣落地，有一叶墨绿乱飞！

是侠客们自控剑气不损花叶吗？

不是的。剑既出鞘气吐如虹哪里还自控得了，而不伤生

灵？

那是何故？

却原来、武勋爱剑更爱菊，哪里容得剑乐菊伤，早已自控手中菊剑祥和之光，以抑住那大剑翻飞的煞气。

此时只有剑王的那一柄王剑最是狠煞，一剑狠似一剑，招招杀着，若不饮得剑仙之血大有宁死不回槽的架势！

剑仙沙碧月既然敢于惹上你这个狂傲的剑王，何尝有一丝一毫的畏惧，只见她两手六剑蓝成一湖秋水，布成一道碧练，哪容得王剑有一丝偷窥的隙缝？

这里舞得酣畅，斗得剧烈，却猛听得圈外一声娇叱，一团红光滚将进来，如轮如火，大有所向披靡之势；那叱声更叫人心惊胆颤：

“武勋，拿命来！”

四名剑客及侍卫长杨飞，都听得一怔：

好个凶狂刺客，如若平日旦来行刺，已算斗胆包天，怕也去不得，王府重地岂容你逞威？今日里更又不同，大内四名高手在此，江湖大剑岂是浪得虚名？

此时若能叫人想起的，只有“鬼剑”紫荆了。大内四剑客欲会紫荆，求之如狂，因为个神出鬼没的紫荆，其赫赫威名已把四客大剑的名头比得黯然无光，他们之间未谋一面，未交一剑，但在江湖人的印象中，都只传鬼剑，只颂鬼剑，除非客套，哪里还有人愿意提起你个“王痴仙神”。

但鬼剑来如飘风，去如仙魅，何曾愿意见你什么“乌白蓝黄”？

眼下来的这刺客威势异常，但停剑定睛望去，却分明是一蒙面女子，怎么是鬼剑紫荆？

这时最是欣喜的可说是王剑汪毒水了。

他那出鞘之剑，正愁无以濡血，难以归槽。他大呼一声：“各位承让，且看王剑飞红！”纵身一跃，已拦在那蒙面女的面前。

那蒙面女更奇，只猛喝着绝怪剑招之名，剑潮滚滚而来……

“衣冠枭獍”、“衣不蔽体”、“衣带如丝”！

喝过三声连连，音甫落地，剑已出三九二十七招，用剑之快令王剑汪毒水招架艰难，险象环生；剑电闪过也不伤人，向后退出一丈；再看汪毒水时，什么“王剑飞红”？

只见他胸前的衣襟被女蒙面人的剑划得五六道剑痕；头上戴的那一顶小帽，已中四剑，划出了两个大叉；系在腰间的衣带，被一剑划断飘在空中，蒙面女只一剑，把那一根断带抖斩成段段纹粉！

那蒙面女大声断喝：“快快走开！换一个有能耐的上来！”

剑痴原来对剑王满腹的不满，此刻见他如此狼狈相，倒生出一段同情，一份不服，一腔怒火，也不打话，乌剑一抖，漫天剑花，顿时有如打下了道道霹雳，一网凶狠的剑影迎头而落，大有要把蒙面女化为齑粉之势！

岂知只见那蒙面女只一闪，剑风落下之时剑口皆虚，只把地下的几段青石斩得石纷纷飞星火刺目！

又听得身后依然连声怪招的断喝：

“快人快语”，“快马加鞭”，“刀快得剑痴头皮发麻，手足无措。摆过身时，长衫后摆已被剑尖划得如丝缕，但却是整整齐齐的数十条！”

蒙面女扬声大叫：“场上还有三个佩剑的……”她除了武勋，点着兰翎侍卫长杨飞、剑神西门啸天、剑仙沙碧月三人的鼻子说：“来，来，来，你们三个一起上来，本姑娘要与你们斗上三百回合，分个上下高低。”

那剑神、剑仙都是十分自量的人，已看出来者绝非易晓的凡手，若非数人联手，不但胜之无望，而且连自保亦难。

二人正做眼神相约之时，却见杨飞掩嘴而笑，并不出剑。

北地王武勋正色叱道：“苇儿，苇儿，你实在太过顽皮了，快向汪叔、李叔道歉赔礼！”

那蒙面女这才扯下面纱，竟是郡主武苇苇。她向前了一步，对着汪毒水、李若愚，像男子一样长长一揖道：

“汪叔、李叔真对不起啦！父王要试我剑之所学，请来四大剑客，但又叫我莫要任性、刁顽，否则你们必不肯真正出手，我想来想去只好打扮成刺客，来杀父王，这样各位才会出剑和我真斗，是这样的吗？”

刁蛮如是的武苇苇，曾几何时，想到在神刀白虹的面前经不起那轻轻的一下，当时若不是淡黄衣者出手，就连雌剑也被人缴去，往后回京论说起来，如何做人？

继而，又历上中洲失手，几乎被几个渔匪当肥羊给宰了；不意又是那个淡黄衣者再次相救。

竟谁知这个令她一见倾心的淡黄衣者，居然就是火魔北

盗，鬼剑紫荆！

天乎！造化为什么要这样作弄人？

她本该恨他，但还没来得及恨，已先爱了起来。这种爱与恨的心头的撞击，真叫她不知如何排解。

后来她一路跟踪而来，杨飞竟在山魃洞对他下了暗毒！

有本事就拼个你死我活，下暗毒算什么？她对杨飞从讨嫌而转恨。心头又多了一重的撞击，多一重的烦恼。

武勋出洋之前，分赠他们雌雄双剑，这不是个暗示又是什么？

杨飞又有什么错？斗敌嘛，力不敌以智，智不及以谋，谋不及以毒！胜负定乾坤嘛，手段本无谓也。

但，杨飞的使谋使毒却变成了一种反作用力！把原来矛盾重重的武苇苇震得更加靠近了紫荆。

后土山庄的一战，她完全不知道杨飞扔给白虹的雄剑上居然是淬了剧毒的，真致紫荆中毒倒下去时，她才胆战心惊地冲了上去……

这几天，她一直住在后山的一架破寮中。

也不知多少次，她真想冲进紫荆的楼上房中；她有许多事想当面问他；她怎么不知那个“菊花仙子”紫钗呢？

但少女的矜持，使她，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；

终于又等来一个神秘的黄梁山庄之夜。

她最先发现了杨飞前来后土山庄哨探的身影——那是杨飞得到令牌，调兵之后的第一个行动。

她立即意识到死亡的翅膀，又向这儿遮来了，她紧紧地跟

着杨飞。

杨飞原来选黄梁山庄的荒宅，作为屯扎调来的捕快，所以回身走探荒宅。

岂料荒宅太大，她在那儿跟失了杨飞，却遇见神色怪异的在腰中养蛇铁兰烟；那情景简直是她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心想要制服那怪蛇非用暗器不可，但又不敢动用龙牙镖，怕被杨飞识出行迹。

于是在厨房间，盗了小魅魅的四枚铁蒺藜。

一枚铁蒺藜在房里把那只蓝烟焦尾蛇钉死在床架上。

第二、三枚的铁蒺藜，把铁烟放哨的两只焦尾蛇又打死了。

之后，她在暗处听到杨飞、白虹的围捕龙纹海、紫荆的全部计划。

午后，她潜入紫荆的房中，留下了白金甲和“十面埋伏”的藏头诗。

但，紫荆回来得太晚了。其时要走避已完全来不及了。

杨飞走了一步与白虹联合的棋子，使她对事态完全失去控制的信心；她知道想要阻止白虹行动，那是枉然的，现在，她所能做的只有暗中相助了。

入夜之后，她的眼睛几乎不敢离开紫荆一下……但，她又发现那个可怕的毒女铁兰烟！

于是她使用了最后一枚铁蒺藜，打碎那个蛇毒酒坛！

最后，她惊惶万状地发现紫荆中了剑毒；这时的紫荆多亏吃了莫愁的那掌，那等于助了他一臂真力，吐去一标染着巨毒

的污血，神志蓦地清醒了过来：

哦，是紫钗姐姐救了我！

——哪里是神志的清醒？只不过是和死神的搏击中，暂胜了一个回合而已。

他喃喃呐呐地说：

“紫钗姐姐，我们到张大爷的水车房去；那儿有个很隐秘的石室……是当年耿金堂、耿老前辈，依势借形修起来的……”

武苇苇听他声声地唤着姐姐，如童如稚，这哪是什么火魔北盗，分明是个青髻垂垂的孩子，一阵心疼，却照着他的指点奔去。

“好啦，紫钗姐姐……踩着水车的卡子，过去……别回头，石门自开……小心弩箭……好啦……这扇门后也有弩箭……不，不是这一间……青石一脚踹，洞中洞，门自开！……”

这一段时间的风风雨雨，她当然知道了耿金堂是什么人。

她原也以为耿金堂辟这么一个神秘所在，必是他藏金之所。且等救过他来，再与他理论。

她一直以为闽江五龙不像贼，只是受冤、被污的江湖义侠……然而当她背着紫荆进石洞时，蓦觉得自己是在为贼藏赃，若非贼盗为何要设此密室？她觉着了受欺骗的悲哀……

直至进入洞中洞，又是一惊！

进右室，开二道石门，竟是一条亮亮堂堂的石道，正面点着三盏琉璃长明灯；走近一看灯芯新换，灯油初添；转进一道石拱门，里面竟是一间干净净的石室。

室内灯、床、桌，几样样俱全，旁边还有一架药架，就像专以备着，等这个中毒的紫荆前来疗伤养病——就是没有黄金！

武苇苇顿觉满腹狐疑：

这究竟是个什么所在？耿金堂依势修葺这么个地方所为何？

但，现在似乎已没有给她想这些问题的时间了；紫荆一放上床，停止了簸波，伤情不是好转，而且可怕地恶化。

大凡在簸波之时，他一直有一种生理自卫的惯力，在对抗着那侵体地恶毒；一旦放松了下来，就像那抗争的路，已走完了。

紫荆“咯咯”了两声，嘴角又挂下了两口污血，那原来金黄的肌色，立即泛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紫黑！

她原来见了这个药架，定了几分神：如此之地，定有疗毒却伤的神药。这时来翻找药物时竟然都是她全然不识的草剂！

突然紫荆迷糊之中又喊道：

“紫钗姐，无……无用……那是张大爹活而厌生，所用的辟谷大功之药……”

张大爹不就是看水车房的老人吗？他为什么要去练什么厌生求空的道家的劈谷大功？……

武苇苇这一下才惊觉过来：

我胡想些什么呀？紫荆有重恩于我，若无药相救，离死几何？

这时，她已顾不得少女的自矜，立即解开他的腰上鬼剑软鞘，将替他拾回的鬼剑入鞘挂好，又脱下他的长坎、内衫，却不

见白金甲——若有白金甲相护，何以伤及如此？

当她见那伤口时，惊得心跳若出！蓦然记起父王给她讲“解毒经”时的两句功语：

伤若鱼口，七魄难守；色如茄紫，无生有死！

紫荆的伤势已是绝危了！

情急之下，只能走下下之策，连忙伸手解开刚刚背他上肩时，给他点的封毒穴位，往口中含着两颗解毒青丹，俯下身去用口为他吸毒。

这方法虽非疗毒的根本，却可解缓于一时。

武苇苇自幼习武，内功已称精湛，三口毒血吸出之时，已攻近心口的恶毒猛退。

紫荆从茫茫然阴间地府的门口，忽地转来。

刚才他之所见全然都是地府阴间的景象；前头为他引路的，分明是他的亲姐紫钗，她三步一回头地，含着眼泪声声叮嘱：

“弟，莫随我来，莫随我来！”

“姐，这茫茫黑途我不跟你，又有哪里是生途呢？”

“回头，你快快回头！快快回头……”

他只觉得紫钗身影蓦地消失，人已在这张大爹引他来过的洞中洞石室。定睛一看，原来召他回来的竟是仇人武勋的女儿——武苇苇！

见着她用口来吸自己肩上的伤口，他一挣身子，坐了起来，冷冷道：

“噢！原是小姐救我……”

武苇苇却一阵惊喜：“你醒来了？”

紫荆略一凝神，立即发现，全身神元已散尽，功力全无。再一体察，竟不知所中何毒？茫茫然顿觉心恢意懒，生索而无味；死，更觉贴切亲近，望着这眼前少女，嘴角挂着的竟是自己体内的致命毒汁，脸含着的竟是一派至诚的关切，一时不知所言。

“哥哥快告诉我，你中的是什么毒，当用何药可解？”

他更意想不到，这个仇人的女儿，用这样最亲切的语言来称呼自己。大仇未报，受人深恩，此生死难了结，一声长叹，英雄气短，竟坠下两颗不轻弹的泪珠来。

“小姐，你可知，你所救之人，正是千里寻仇，与令堂为敌的冤家？”

武苇苇被一句话点到痛处，顿觉心乱如麻，只轻轻地吟道：

“一指纤纤拨心弦；
心对恨海复何言？
苦对菩提一颗种，
待过寒冬有春天。”

又是一首藏头诗，但原藏四字“十面埋伏”已改成了“一心苦待”。

紫荆心头一痛：哎！王府千金啊！你所待者何？难道能期望，当我剑尖顶着武勋的人头之时回心转意吗？于是缓缓道：

“小姐，你已在翻龙渡口救我等三条命，所欠之债早已偿清，大可不必过意不去；你我恩德已结两清，紫荆若能活到再